



華語人語

沈倩雲作

上海小書出版社

沈倩雲著

革命時代的母親

上海小小書店出版

革命的兒女

寫在前面

這故事中所包涵的革命女性有三個，她們連鎖在鬥爭的柱子上幹了一回很平凡的工作；真的，這年頭委實需要男女青年們挺出身去同一切反動勢力鬥爭，鬥爭出我們的新天地來。這裏僅是一段無聊的故事，實際還得切實的行動。

無聊得很，這冊子中竟連革命兩字的真意義都沒曾表白出來；但，在這別人專談風月的季節內，我可沒有胆量忍受『鐵窗風味』或『斫腦袋』的苦痛，所以，所以在付印時候自動的刪去了一大半，而補進一些『食色』的乾糧，不這樣，我的麵包將益沒有着落哩！

請原諒吧，我這本搗着『革命』招牌的無聊讀物！

二一，五，三十。記於四壁蕭然中。

RW 677/4

目 次

- 1 上帝造人真是一回巧妙不過的事
- 2 急切需要同男人鬼混的一個時期
- 3 參加爭奪自由的戰鬥
- 4 一群愛自由的人們
- 5 女人才是應該坦的心事

- 6 東洋兵畢竟不是聖人
- 7 三家村上極度的騷動
- 8 那注賣買一些兒沒有困難
- 9 民衆武力空前勝利的新紀錄
- 10 日本狗的眼睛最厲害
- 11 只會讀死書不會做活事的DONKEY
- 12 挺直了身子去爭回你的自由
- 13 大清早跑上老闖家來胡鬧

目

14 有沒有的嗅到女人撒下來的米田共

15 守寡似的悶死人咧

16 沒溜進一條牡野狗

17 咬緊牙關同父親革命

18 長沐着天然雨露的玫瑰

19 土地還是我們的

20 燦爛的前程中儘多着待吾栽培的槁木

21 毀滅了自己救人

22 處女膜值這許多

23 世界上男人都愛弄這自欺自的玩意兒

24 征服在愛神的翼膀下

25 敵人就是我們的父親

26 今日的女兒不是舊日的女兒

次

1. 上帝造人真是一回巧妙不過的事
是一個深冬的下午。

雪在密密地飄，風在緊緊地吼。風雪團結之下交織成一種十分嚴重的現實，零下十度的氣候。在資產者集中的愛司路上，積着寸厚的雪。道旁的老樹披上了白衣。富麗的房屋全給雪片埋蓋着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坐鋼絲包車的小資產者怕出門，坐汽車的大資本家不出門，因此，愛司路上今天格外清靜，清靜的難得有人。

當芬小姐打從黑甜鄉醒來的時候，她也不知是上午或下午。如果沒有五點鐘的約會，她簡直不需要知道時間。反正，只要醒的滿足，把隔夜墮入困倦中的精神，彌補個滿足就得咧！誰來管她遲早？

芬小姐醒了，蜷伏在溫暖的被窩裏還是閉着眼。她用

脚尖去揪了揪裝在銅梗上的電鈕，一個滿裸着摩登色彩的佣人，開了房門進來。

『三小姐！早呢。三點鐘剛敲。老太爺沒起身。太太正洗臉。大少爺二少爺還在做夢。客堂裏一個人也沒有！』

『誰要妳說這許多！我問妳，天晴不？』蒙着被的芬小姐說：

『下了大半天雪，全個園子都白咧。』

芬小姐不由得縐起眉來，一壁探出頭來接着問：

『現在還下嗎？大不？』

『真大咧！太太說：「活了五十多歲沒見過這們大的雪。」說小些，彷彿洋鈔般大！』

芬小姐沒有起身的準備，那佣人終於無聊地踱出房門

去。

床前寫字桌上的檯燈還亮着，綠紗罩中透出來的幽默的光線，映着室中的一切，一切都似乎在沉沉的甜甜的夢中；除了床上的芬小姐以外。

芬小姐經過八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，雖則在昨兒晚上多跳了幾只舞，這時却已恢復原狀，因了過度的溫暖，她戀着熱被窩沒丟棄的勇氣。因了近日的意外遭遇，她憧憬着未來的幻夢。她想到昨兒晚上同安生跳舞，他的手指偶然觸到她的最害臊部份的那回事，她彷彿在這時候，也有一種蠕蠕而動的東西，在觸着她最害臊部份的肌肉。她想：男人是天下最壞的東西，但是，男人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。別的部份不觸，單揀害臊部份觸，固然是壞，但他肯降尊紆貴用手指來一觸，那便是可愛的一種證明。不

觸，我一輩子不覺得他的可愛。

芬小姐這們一想，漸漸的擴大到另一部份。

父親是上帝的信徒，他說：「世界上的人都是上帝的兒女，」如果是的，那末上帝造人真是一回最巧妙不過的事，造了男人，同時又造了女人，世界上的男人，一般的愛佔便宜，一樣的多生了一點，同時，世界上的女人，一般的願意吃虧，一樣的少生了一些。最巧妙不過的是男人多的量；和女人少的量，恰是同的。也不知誰個輕薄鬼造謠言，說「上帝造人的時候，本來是一般的量，一般的形勢，也不分什麼男女。不道給上帝的兒子下帝，從女人身上擰了一塊肉下來，正玩的起勁，驀地上帝來了，下帝慌了主意，却把擰下來的肉，望男人身上拋去，便給男人粘住了，於是，女人少生了一些，男人多生了一點。」這雖

是謠言，但是怪有意義哪。

「女人與男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芬小姐想問，可是沒人答！

爲了這，芬小姐重復墮入懨懨困乏的狀態中徜徉着。最後，她不得已幹了一回罪惡的行動，在極度溫暖舒適的被窩中，代替那問題的答覆。

『上帝！仁慈的上帝！請你寬恕我的罪惡，請你原諒我是十八歲的處女。』芬小姐在被窩裏向上帝懺悔，默默的祈禱着。

桌上的小鬧鐘，打了四下，芬小姐才預備起身。

2. 急切需要同男人鬼混的一個時期

打了個呵欠，伸了個懶腰，芬小姐才把頭探出被窩。

慢慢兒抬起上半個身子來坐着，在羊毛衫外面罩上絨馬甲

，然後又伸脚到銅梗上去掛鈴。

『三小姐！這們冷的天氣，早起來作甚？雪下的很大咧！』美琴走進房來說：

『我有事出去！妳給我把絲襪褲拿出來，在五兜櫥末一只抽屜裏。』

美琴這小姑娘，雖則比三小姐小兩歲，可是她較任何人爲乖巧，她的見識，豐富的沒人相信她是十六歲的小姑娘，誰知道？她從那兒經驗到的關於女人的一切？

『三小姐可是在夢中弄髒了褲？如果不是，我說不必換咧。受了寒，太太又要罵我服侍不週到，便宜了我一頓臭罵吧！』

芬小姐險些兒給美琴幾句怪正經的話，話紅了臉子。她想：美琴雖沒有說明我自己弄髒了褲；但，她怎會知道

我的褲髒哩？芬小姐不自在地罵了一聲「小鬼頭」！

美琴沒得到三小姐的答覆，不過她是會意了三小姐不得已而換褲的一番苦衷，她向龜斑磁磚砌成的壁櫥裏，揀了襯褲出來，因為她記得不是安在五兜櫥裏。

『這冷的天氣，三小姐到那兒去？』美琴的嘴說着話，同時，她的眼珠骨碌碌地覷着正在脫褲換褲的三小姐，似乎說：

『好羞呀！妳這年輕的姑娘，竟把自己的小褲弄髒啦！』

『美琴！你猜我到那兒去？』

『這，我可猜不着嗎？但我不敢猜！』

『如果給你猜中，今年便給你找男人，我作主』。

美琴在胡公館十二個佣人中，她佔着第一把椅子，面

孔漂亮，舉止活潑，固然是她的特點，但，沒有小姐同少爺的寵信，她坐首位的資格也許要發生動搖，三小姐對於美琴的待遇，彷彿母親的待女兒，譬如，三小姐新做了一件襲皮大衣，那一件舊的便屬於美琴享用，新買了一只大鑽戒，三小姐便把小鑽戒給美琴戴上，爲了這原因，其餘站在同一階級上的佣人眼紅的恨不得把美琴毒死！

『我不會瞎說！三小姐准是去會三姑爺，喝「咖啡」，喫「土司」，玩「蒙特卡羅」，跳「却爾司登」，除了這些以外，真犯不着跟大風大雪去鬥咧！』

『呸！誰像你，鎮日價想男人，鎮日價想男人鬼混！』
『好矛盾！』美琴微笑地說：『不想男人，不想同男人鬼混的女人怎會弄髒自己的小褲？三小姐！這不是一椿矛盾而又滑稽的事情嗎？』

美琴歪轉了怪正經的臉兒，芬小姐的腦海裏，沒其他的理由能夠駁倒弄髒小褲便是想同男人鬼混的那句話，她只是訕訕地默默地在被窩裏穿襪子，其實，她正不必否認，十八歲的女人，正怎樣的急切需要同男人鬼混的一個時期哪！

『好！我是矛盾，那你呢？你可是不同男人鬼混的人嗎？不說別的，你單把畫報上的什麼男朋友，男明星，男運動家的照相，一張張剪下來藏在被窩裏，這算什麼？』芬小姐好像復了仇似的覺得十分興奮。

『這是「崇拜」呀！三小姐，我不會說謊，我是沒了同男人鬼混的自由殘廢者！』

誠然，美琴是失去了一切自由的奴隸！她十分需要男人，也十分需要戀愛，因為她已經是一個成熟了的女性，

但，她的環境不容她接近男人，更不許她同異性戀愛，她曾一度愛過俊秀的二少爺，可是二少爺是高貴的公子，不合理想中的需要，反正，不高貴的男人才合她的理想，一種十分濃厚的階級觀念躲在她的心頭，她對於二少爺的愛，終於成爲幻想，於是，眼前除了母親般的三小姐以外，她沒有可愛的對象，老太爺是一個滿臉長着酒刺的紳士，老太太是鎮日價打牌唸經的佛婆，大少爺雖則是年紀不滿三十的青年，可是已經在鼻子底下留着官僚派的一簇仁丹鬚髭，只有二少爺，二少爺才有幾分可愛的發現，俊秀的臉龐，和悅的氣概，還有那值得留戀的雄健的肢體，但，這些，這些，都不能給美琴愛，也不需要她愛，在沒找定異性的對象以前，她只深深地愛着她的母親小姐！反正，他的小愛人早已沒了影跡。

「我是一個沒了自由的殘廢者！」一句話打動了芬小姐的心坎，她急急的起身，準備去赴五點鐘的約會。

3. 參加爭奪自由的戰鬥

『各位同志！』主席座上滿堆着笑臉的何如芳，在大眾靜默以後，他便站起身來開始發言：『大家瞧到的吧！窗外破簷下懸宕着的，屋內泥地上凝結着的，絮絮地飄着的，呼呼地響着的；不消說，也不必明說，誰都知道是冰，是雪，是風。在冰雪風侵襲中的大都市，或大城鎮裏，隨處可以發現人類的不平。小資產者蹲在家裏烤火。大資本家匿在水汀電爐包圍着的公館裏袖手。只有那靠手足換飯吃的勞動者，才嚐到這冰雪風的厲害。只有那不做不活的無產者，纔鎮日價同堅硬的冰塊，無情的白雪，尖銳的西北風奮鬥，掙扎他們的生命。至於我們，我們在這冰雪風

包圍中的荒村內，能夠集成這許多同志，我們應該慶幸我們操守的一部份成功；但，我們想到數萬里外冰天雪地中，爲國家，爲民族而奮鬥的幾十萬撲在雪地上射擊敵人，躺在冰壕裏抵禦倭奴的義勇軍，使我們感到萬分的慚愧！使我們感到我們的成功，僅僅是大海中的一粟！不過，比較一般擁着皮大衣溜冰，躺在煙舖上喊抵抗，摟着身子喊救國的投機者，還覺得「略勝一籌」！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滿足，我們應該從「爭奪個人自由戰」擴大到「爭奪國家自由戰」！我們爭奪個人的自由是努力的，我們爭奪國家的自由更要努力！流盡我們的血，到敵人的炮火中去奪回我們的自由！」

雪還在密密地飄，風還在緊緊地吼。在這裏，沒一條野犬，也沒一個人，除了那所浸在雪堆中的破屋外，更沒